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回 彭公授任三河縣 路遇私訪裡江寺

浩浩乾坤似海，昭昭日月如梭。福善禍淫報難脫，人當知非改過。貴賤前生已定，有無空自奔波。從今安分養天和，吉人自有長樂。——《西江月》話說這一曲《西江月》，引出我國一部奇書新聞故事來。

康熙佛爺自登基以來，河清海晏，五穀豐登，萬民歡樂，國泰民安。在崇文門東單牌樓頭條衙門，住著一位名士，乃四川成都府駐防旗人，姓彭名定求，更名彭朋，字友仁，乃鑲紅旗滿洲五甲喇人氏。父德壽，作京官，早喪。母姚氏已故。娶妻馬氏，甚賢慧。自己奮志讀書，家道小康。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進士，散館之後，特授三河縣知縣。這一日，報喜人至宅上叩喜。家人彭安稟明老爺說：「有報喜人至宅，給老爺叩喜。」彭公賞了報喜人二兩紋銀，然後拜老師、拜同年，忙了幾天。

這日諸事已畢，至家中把老管家彭安叫至面前說：「彭安，你年近七旬，身體康健，我今要上任去，留你在家中照管家務，裡外事件，你多留心照應。明天我祭了墳塋家祠，拜別祖先，定於後日起程，你把我的該帶行囊，給我收拾收拾。我自帶彭興一人，別人不用。你叫他來。」彭安出去，把彭興叫進來，站在面前說：「奴才給老爺叩喜。」彭公說：「你收拾行囊，明天跟我上任去。」彭興答應說：「奴才知道。」彭安說：「你去買辦祭品。」興兒答應說：「是。」兩個人下去。彭公又至夫人房中說：「我蒙聖恩授三河縣令，乃是苦缺，我不能帶你同去，家中內事，全仗你分心辦理。我到任之後，再派人接你。」馬氏夫人頗知三從四德，七貞九烈，一聽彭老爺吩咐，說：「老爺請放寬心，妾也不能隨老爺去的，現時懷中有孕，候降生之後，給老爺帶喜信就是。」言罷，侍女秋香說：「晚飯已好了，老爺在哪裡吃？」彭公說：「就在這裡罷，與夫人同吃。」僕婦劉氏與秋香把飯擺上。夫婦用飯已畢，晚景無話。

次日天明，彭興兒進來說：「奴才已將祭品買來，請老爺上墳！」彭公用完了早飯，帶領彭興兒出了書房，到大門外上車。彭興打著引馬，出了城，到了墳塋。看墳之人迎接老爺，給老爺請安叩喜。彭公下車一瞧，各處樹木齊整，擺上祭品，焚香禱告，心中說：「先祖在上，我彭朋仰賴祖宗庇蔭，蒙聖上恩德，身授三河縣令，今特前來拜祖辭行。」言罷，拜了八拜。禮畢，看墳之人過來說：「奴才給老爺在陽宅預備茶，請老爺吃茶。」彭公至陽宅落座，把看墳的叫來說：「我今要上任去，你好好照看墳墓，修治樹木。」來順說：「奴才遵命。」彭公賞了來順八兩紋銀，然後上車回家。至宅下車，來到書房，彭安來說：「回老爺，今有吏部員外郎瑞三老爺同薩大老爺，來給老爺道喜送行，留下茶葉點心等物，說明天一早還來送行。」

彭公說：「知道了。」自己又一想：「瑞三弟是我知己的一個朋友，我正想要見他，托他照料家事。我一到任，必要為國盡忠，與民除害，上報君恩，下安民業，剪惡安良。男子漢大丈夫生於世間，必要轟轟烈烈作一場事業，落個流芳千古，方稱一件美事！」思念之間，天色已晚，回房安歇。次日起來，家人來報說：「瑞明老爺來了，現在書房坐著，候老爺呢。」彭公說：「知道了。」自己來至書房一瞧：瑞明身穿官服，更見威嚴，身高七尺，年近三旬，四方臉，長眉帶秀，二目有神，鼻直口方，身穿藍寧綢褲褂，團龍單袍兒，外罩宮綢紅青褂子，五品職官，頭戴官帽，足登粉底緞靴。一見彭公站起來，二人對請了安，說：「大哥榮任三河，弟特來道喜。」彭公說：「昨承厚賜，未能面謝，今正欲拜府，又承仁兄光顧，你我知己之交，不敘套言，我本欲今日起身，奈首尾事未能辦完。我還有一事相托，家務之事，望賢弟時常照應。我起身也不坐家內車，僱兩個順便驢兒就行了。」瑞明知道彭公為人清廉，家中又不富足，送了二十兩程儀。彭公也不推辭。二人用完了飯，那瑞明告辭起身。

次日彭公帶了文憑，收拾行裝，先僱一輛車，出朝陽門，興兒僱了兩匹驢，給了車錢，把行李放在驢上，主僕騎驢順大路往前走。行了二十餘里，到了三間房，見路北有一酒鋪，高挑酒旗並茶牌子，正北是上房五間，前頭搭著天棚。主僕二人下了驢，興兒把驢拴上，跟老爺到茶館裡面落座。茶博士拿過茶壺茶碗來，說：「二位才來，有茶葉沒有？」興兒說：「有。」

由口袋內擲出茶葉來，放在壺內，泡了一壺茶。彭興先給老爺斟了一碗。正喝著茶，忽見二人在門前下馬，進來要喝茶。前頭那個人，年約二十有餘，身穿藍綢褲褂，薄底青緞快靴，手拿打馬鞭子，在棚下西邊桌上落座，說：「伙計快拿茶來，我二人吃了茶還要進齊化門內，買辦物件。」小伙計連忙帶笑說：「二位老爺才來呀？」連忙送過一大茶壺來，說：「方才泡好，請用吧！」那二人一連喝了兩碗，說：「我們走了。」小伙計說：「二位爺走呵！」彭興說：「伙計，他怎麼不給茶錢，你還那樣小心伺候。」伙計說：「朋友你不知道，那二位是香河縣武家囉」

的管家。提起他家主人，在東八縣大有名頭，無人不曉，乃是神力王府包衣旗人，姓武名奎，別號人稱飛天豹武七鞭子。家中有良田二百頃，練得一身好功夫，長拳短打，刀槍棍棒樣樣精通，收了無數的門徒，就是一樣不好，專好結交綠林英雄。

今年五月初五日，是張家灣裡江寺娘娘廟大會，武七太爺在那裡請客逛廟，方才那二人叫武興、武壽，是兩個家人。那武七太爺是仗義疏財的英雄，今年廟上很熱鬧，二位老爺何不逛逛去？」彭公說：「我們正要去逛廟。」還了茶錢，與興兒上驢，順著大路，來到通州下驢，給了腳錢，找飯鋪吃了飯，主僕二人順路出南門，興兒扛著行李，彭公跟著。過了張家灣，來至裡江寺村口一瞧：趕廟的買賣不少，鑼鼓喧天，各樣玩藝也有，跑馬戲的，也有變戲法的，也有唱大書的，醫卜星相、三教九流之人，各樣生意，圍繞的人甚多。正往前走，見路南有一個茶館，是席搭的，棚內有六七張八仙桌兒，坐著吃茶的人有二十多位，俱是逛廟瞧會之人，老少不等。彭公口渴，進了茶館兒落座，要了一壺茶。主僕二人歇著吃茶，聽那邊一位喝茶的人說：「今天戲可好，就是不能聽，人太多。」又有一位老翁：「這裡江寺可是千百年的香火，就是今年要鬧出亂子來。」內有位少年人說：「武家囉武七太爺在這裡逛廟，還同好些朋友，那武七鞭子雖說是好人，就是手下人亂的厲害，還有夏店的左白臉左莊頭，他是裕王府的皇糧莊頭，今日帶著好些人在北邊跑馬。他有个遠族的姪兒左奎，外號人稱左青龍，帶著些匪人鬧的更凶，竟搶人家少婦長女。如今咱們這個廟會有三個縣的人，有香河縣的、通州的。」那位老翁聽罷，說：「三河縣的老爺，是被左青龍給壞的嗎？」老丈說：「賢弟少說這些是非，常言說得好，『無益言語休開口，不關己事少當頭。自求各掃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』廟上人是多的，你想我這話是不」

是？」彭公主僕二人正聽到得意之時，那少年人被老丈說了兩句，就不說了。彭公給了茶錢，主僕二人出了茶館。對面來了一人，身高九尺，膀大腰圓，身穿一件白紗長衫，內襯藍夏布汗褂褲，藍綢子中衣，白襪青雲頭鞋，手拿一把翎扇，濃眉闊目，兩目有神，四方口，面帶兇惡之相。跟隨有二十多人，都是凶眉惡眼，怪肉橫生，身穿紫花布褲褂，青布薄底快靴，不像安善良民，隨那少年人進廟。彭公主僕二人隨在背後，見對面來了一個青春少婦，約二十餘歲，身長六尺，光梳油頭，戴幾枝赤金簪環，斜插一枝海棠花，耳墜金環，面如桃花，柳眉杏眼，皓齒朱唇。身穿一件雪青宮紗的褂兒，上面鑲著各樣的條子，淡青紗的襯衣，粉紅色的中衣。金蓮瘦小，穿著南紅緞子花鞋，上繡著蝴蝶兒，挑梁四季花。手拉著一個八九歲小孩子，梳著歪辮兒，圓臉膛，身穿寶藍縐褂青中衣，足穿青緞子薄底鞋子，拿著小團扇，笑嘻嘻的跟著那婦人，走動透些風流，真正是：淡淡梨花面，輕輕楊柳腰。朱唇一點貌兒嬌，果然風流俊俏。

那一伙人見婦人長得這樣風流，你擁我擠往前湊。那婦人說：「別擠啦，撞著人。」那穿白紗長衫的少年人，帶一群惡棍，故意向前擁擠那婦人。彭公主僕二人看著心想：「婦人也不學道理，這樣打扮，就是少教訓。也無怪男子跟隨，被這一伙人擠在一處，成什麼樣子。」那一伙內有一人，姓張名宏，外號人稱探花郎小蝴蝶，乃是三河縣夏店左青龍左奎的管家，帶著手下人來逛廟。同他來的有一個臉裡壞胡鐵釘，瞧見婦人長得俊俏出奇，他們就倚仗主人之勢，橫行霸道，欺壓良善，搶擄婦女，姦淫邪道，無所不為。一見這個婦人，他們大家過去一擠。那婦人說：「你們別擠！」說話嬌聲嫩語，令人可愛。胎裡

壞胡黑狗說：「合字調瓢兒昭路把哈，果衫頭盤兒尖尺寸，念孫衫架著入神，湊字訓訓，萬架著急付流扯活。」那探花郎小蝴

蝶張宏一聽，說：「訓訓坨岔窩在那。」彭公主僕二人一聽這伙人所說之話，一概不懂。這乃是江湖中黑話：「合字」是他們一伙之人，「調瓢兒昭路把哈」是回頭瞧瞧，「盤兒尖尺寸」

是說這婦人長得好、年紀小，「念孫衫架著」是沒有男人跟著，「訓訓坨岔窩」是問他家在哪裡住。張宏聽那婦人說擠她，就說：「怕擠，在家內別上廟來，這裡人是多的，又如何能不擠哪！」彭公一聽，在後面說：「人也要自尊自貴，誰家沒有少婦長女，作事要存天理，出言要順人心。」張宏一聽，說：「那婦人是你什麼人？」彭公說：「我並不認識此人，我勸你不要擠。」

張宏一聽，說：「放狗屁！張大爺不用你說，來人給我把他捆上，帶回莊中發落！」嚇得興兒戰戰兢兢。一伙惡棍上前，不知彭公該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